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熙朝新語 第十六卷

欽縣洪桐生，乾隆庚子，恭應南巡召試，欽賜舉人。後中庚戌科進士，散館授職編修。嘉慶元年正月，太上皇帝授寶禮成，群臣上表稱賀，翰苑諸臣各進持賦詞章，俱蒙睿賞，頒賚有差。桐生獨出機杼，敬撰《萬全全韻頌》進呈，洋洋萬餘言，導揚盛軌，無一膚泛語。聖心嘉悅，拜蟒袍文綺之賜。是年冬，簡授山東沂州府知府。先是，桐生之兄名樸、名榜者，俱以召試邀恩，曆官至知府。後先接踵，若合符節，亦見文人遭際之隆也。嘉慶九年八月，奉上諭：「朕兄成親王，自幼精專書法，深得古人用筆之意，博涉諸家，兼工各體，數十年來，臨池無間。近日朝臣文士之工書者，罕出其右。早應摹勒貞珉，俾廣流傳，而王搢謙自矢，不肯遽付鈎鐫。昨特命軍機大臣傳旨，諭令將平日所書各種，自行選擇刻石。始據王具摺陳謝，遵旨於回京後覓工摹刻。著照所請，以貽晉齋名顏其卷帙。王即繕朕此旨，勒冠簡端，以當制序。本日王所奏之摺，亦著另書一通，附刊於後。以志一時翰墨欣賞之盛。欽此。」王遵旨泐石壽世，藝林寶貴，珍若球琳。洵熙朝盛事也。

錢唐錢聲谷槐，弱冠游庠，屢困場屋。嘗祈夢於忠肅祠，夢忠肅示一紙，大書十六字曰：「尚早尚早，來不湊巧。若問功名，綠衣人小。」醒而不樂，謂中期尚遠也。然綠衣句不解所謂。嘉慶甲子，潘芝軒司農典浙江試，聲谷始領薦，年已六旬。謁見座主，詢及入學年歲，具以實對。潘拱手致敬曰：「前輩前輩，是年家大人入學，某尚未生也。」因悟夢兆之巧。

此事與劉子壯夢出朱之弼房中相似。

嘉慶辛酉，邳縣天後宮紫葳花盛開，花類牽牛。有小鳥翔鳴其間，丹喙金距，文采遍體，形似鳳而小，群鳥隨之不可勝數。居人以得見為祥，不能比歲然也。石門顧輯五述。嘉慶乙丑三月，簡州徐刺史鼎奉檄赴嘉定催餉。夜夢五人從東來，自稱行疫使者，將赴成都。問何時回去，曰過年看龍燈方回。後徐回省，適見瘟疫流行，憶及所夢，告之總督。令府縣曉諭民間，以五月朔大張燈火，如元宵故事。自錦江門以達鹽門口，金鼓震地，燈火燭天，花炮煙火徹夜不絕。各官復捐俸，延僧道設壇誦經。如是者五日，時疫遂平。豈厲鬼亦可以術給之耶？或曰，是良有可憫在抱，足以感嘉祥而消沴氣也。

播州老瀛山之白瀛觀，志稱老君修煉於此山。門前石梯百餘級，水經石竇中，淙淙可聽。崖上鐫「梯步鳴琴」四大字，筆力蒼勁。山門之左，瀑布千尺從崖瀉下，彷彿廬山面目。觀之南，兩峰夾峙處跨以石橋，勢若飛虹，下臨絕壑，名曰飛仙橋。橋南石筍一株，峻削直上。石下一洞，內供大士像，題曰「臥雲枕月」。石筍稍南有玉井焉，甃以白石，覆以鬆檜，相傳飲此者多壽。棋盤崖石幾石椅，狀皆極尚，遠望之如懸峭壁間，崖路一線，猱援而上，山上異景頗多，不能殫述。其最奇者莫如香碑，削壁萬仞，崖際忽吐一石如舌形，大似三間屋，圍以石楠。香碑嵌石壁上，字類古篆文，模糊不甚可辨，遊人以絹拭之攜歸，其香經月不散。從玉井左轉，以鐵鏈承木架浮梁，以達香碑。餘於甲子春過播州，游白瀛觀。見一老道士，類百餘歲人，操秦音，喜著高腳木屐，其行甚捷。問其年，笑而不答。或曰明季避流寇時即居此，國初時尚與鄉先生賦詩贈答，年來益與世俗相遠。觀中住持即其徒孫，年亦九旬矣。蓋道士皆飲玉井泉者，故多壽雲。

邛州火井，槽產鹽而乏柴草，灶戶全賴井火以煎熬。色類螢火，以豬尿胞吸其氣，能攜之遠方。用大針刺一孔，以火蒸之即然，光大如豆，終夜不滅。餘過邛州時曾親試之。

餘幼時讀《莊子》「北溟有魚，其名為鯤。化而為鵬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」以為莊叟寓言，未必實有是物也。後閱《南匯縣志》載，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，其高如山，蠕蠕而行，過七晝夜始盡，終未見其首尾。嘉慶甲子，山東登州府蓬萊縣濱海處，一日忽有大鳥從空飛過，兩翼垂天，晝為之暝。城內外人觀者億萬，咸恐懼羅拜。逾時始不見。豈即《莊子》所謂鯤鵬耶？

嘉慶丙子十月，江蘇海州據報沿海有大魚一頭，兩目已剝去，計長三十六丈，目背脊至腹，高七丈有餘。居民咸饜食之，其肪甚厚，腥不可聞。較諸《南匯縣志》所載，渺乎小矣。

嘉慶丁巳，南康謝蘊山啟昆為浙江布政使。辟署中園屋，得永平磚八塊。大喜，以為晉惠帝時物，遂名此室曰「八磚書舫」。賦詩紀之，一時和者百餘人。或以為明永平廠所造，非晉磚也。方伯曰：「區區瓦礫，何足深究？」嘗見鑿古家每得一物，斷斷聚訟，甚至穿鑿附會。何不如方伯之見超也？

無錫唐孝女素，少有至性。慕北宮女之為人，居惠山之麓，賣書畫以養父母，至老不字。士大夫重其人，往往函金購尺幀，視若奇珍。嘉慶初，邑紳請於有司，詳題得旌典。聞今尚健在，年近七十矣。

長洲張孝女壽姑，居泖墅關，有殊色，尤精女工。髫年喪母，其父為之擇婿某，喜狹邪游，染惡瘡，潰爛無人理。舅姑不得已，央原媒退婚。女父本寡人，心竊喜，蓋關部丁胥豔女久，爭欲聘之，千金可立致也。女持不可，曰：「兒一人寧字兩姓耶？」父曰：「吾小家，何所忌？」女曰：「家有大小，禮無大小也。兒願終身事父，十指足以供甘旨矣。」父憫而從之。後父病，奉侍四十餘日，目盡腫。夜禱天，願以身代，割臂肉以進，病良已。閱三年，父又病，奉侍吁禱如昔，仍割肉以進，愈匝月而歿。女出衣飾，盡鬻之以治喪具。既葬歸，自沉於宅後尤家浜。時六月盛暑，殮之日面色如生，異香噴溢，閭里咸為歎息。嘉慶甲戌，得旌如制。

嘉慶甲戌春，潞河白洗馬鎔督學安徽。幕士吳秋舫潮訪知青陽徐孝子事，聞於使者。使者曰：「表微勵俗，餘之責也。」

按試日，詢諸生，皆曰信。遂表其廬曰：「至性感人。」並為之傳，其略曰：孝子姓徐氏，名守仁，世業農。孝子四歲而孤，未嘗讀書。事母孝，晨昏視問悉如禮。為人傭，得值則市酒肉歸奉母。母呼孝子共食，輒以持齋謝，蓋不忍分其甘也。母年七十六而終，孝子哀慕若孺子。既葬，孝子露處墓側，號泣十餘日，蛇虺附體不顧也。鄉人憐而為之廬，且飲食之。孝子乃並奉其父木主以居。有弔問者，雖楮外悉不受。既免喪，或勸之歸。孝子曰：「必俟母過八十壽而後歸。」於是守墓凡四十有二月，歸時則鬢髮垂一尺許矣。使者聞而歎曰：「吾人自束髮受書，少而負笈，長而服官。大抵奉親之日少，而違親之日多。及抱恨終天，又或牽於塵累，求如孝子之盡禮者終不可得。」

乃致父母有富貴子不如貧賤子。可勝痛哉。」

崑山徐孝子者，軼其名，大司寇乾學之玄孫也。父某為邑諸生，放誕不善治生，家貲蕩然，生徒亦散盡。孝子年十三，學未竟，即為縣胥抄寫，得值以奉父母。父故嗜酒，每飯無三爵不能舉箸，孝子力不給，貫於肆。久之不能償，恐市儈之怒之也，日過肆中，學柳敬亭，抵掌談《三國》、《隋唐演義》，聲色俱尚。市人悅之，竟不問酒值。已而遂佯狂歌唱，藉此易酒肉，甘旨幸無闕。父歿母病，孝子又苦目眇，不能作書，居然抱弦索彈盲詞，以為故業矣。昆邑於雍正十年分設新縣曰新陽，另建城隍廟於城東之羅漢橋，即葉文敏家半繭園故址也。

孝子每日歌於斯，聽者雲集，日將午輒告歸，強留之則泣下。

眾異之，或尾之去。則以所得金錢市飲膳歸，母食已餒而後復來，率以為常。或詢其家世，則偽為聾狀，憨笑而已。蓋以操術既卑，不欲污先人門閥也。其母死，孝子遂不見。或曰自沈於河矣。眾呼之曰「徐癡」。嗚呼！是真癡也耶？是孝子也。

亟書之以寤世之不癡而癡者。

嘉慶庚申恩科，浙江解元崔懋翹，嘉興人，江南解元崔錫華，荊溪人，係近族分居，占籍兩省，同時領解首。次年辛酉正科，江南解元崔暄，即錫華一家。同族兩科三解元，古所未有。

山東諸城劉沁芳尚書祖母顏太夫人，前相國文正公之繼配，文清公之母也。嘉慶辛未，尚書督學江南，迎養太夫人於江陰使署。值太夫人九十誕辰，文清公恭奉恩命，前赴江南為母介壽。天章炳耀，錫予便蕃，朝野榮之。公卿大夫各有嘏辭聯句贈行，記

其一聯云：「帝祝期頤，舉朝祝期頤，合三代之門生，亦共祝期頤，八座恩榮昭海內。夫為宰相，哲嗣為宰相，備六官之文孫，又將為宰相，九旬福曜蔭江南。」一時傳誦，洵古今所罕有也。

嘉慶丁巳，忻州崔西山映辰令山東蘭山時，署中有老民池姓者，擔水夫也。相傳自康熙間受僱供役，其時年已四旬，生平無所嗜好，亦未有室家。所得傭值輒分給其曹偶，人咸昵之。

歷任縣令亦知其願自勤，令督率諸夫，儼然頤指氣使，不徒恃力作矣。乾隆三十年，年逾九十，循例宜邀粟帛之賜。令欲為之請，池堅辭曰：「小人薄福相，天特予之壽，幸矣。一旦廖虜恩錫，恐折將來壽算。盍少留之，以綿未盡之年乎？」令聽其言，事遂寢。至是，西山為之詳請題咨，蒙賞六品頂帶，時年一百二十六歲。餘在蘭山親見其人，體臞而神清，聲啾啾如嬰兒，隆冬常科首，汗氣蒸蒸日上。庶幾其能葆真者。

四川鬆茂河，水湍急，力如勁弩，不宜舟楫。乃施石柱於兩岸，繩互其水，上係木蒲，其名曰橦。欲渡者以繩自縛於橦，兩手緣索而進，即至彼岸，復自解之。嘉慶甲子，蜀人張遠峰言，其曾祖某弱冠時過此河，縛甫竟輒解，身已離橦，頓眩欲墮，恍惚中似有人為之維繫，又從而推挽之者，因得渡。後生八子二十孫，及見曾孫十一人而歿，壽八十有九。諺云：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大福。」不其然乎？

嘉慶庚午四月，高郵州西門外監湖石堤傾圮，河帥委員修築。有州署幕友夏友香者，督工役往來於堤上。日將暮矣，忽見湖中城市顯然，林木繁茂，斷岸一帶小橋互之。橋旁有斥堠，列柵、拒馬咸備，橋上有人持破傘，作迎風急走勢。而柳陰之下，二驢齧噬於其間。其時落日沉山，暮霞四起，適當湖中城門隙處。金碧萬道，沿堤水紋如縠，與夕陽相激盪，光怪陸離，不可名狀。城中炊煙縷縷，人影幢幢，杰閣嵯峨，浮圖高聳，鐘聲如在耳也。晚風乍起，而所謂城市、林木、橋亭斥堠者，漸淡漸遠，然已數刻矣。嘗聞山東登州萊州有海市，四川青城錦城有山市，今高郵更有湖市，亦奇觀也。

長洲蔣竹浦封翁，以厚德推重鄉里，督課子姪，期望甚殷。

嘉慶戊午八月初八日，封翁長子雲{&-OIOI;甚}名泰階赴秋闈。封翁詣關旁廟祈籤，得四句云：「萬人叢裡逞英豪，便欲飛騰霄漢高。爭奈承流風未便，青燈黃卷且勤勞。」筆強圍汽{&-OIOI;甚}中式第四名，首句之驗。己巳捷南朕筆。己巳捷南宮入薇省，次句之驗。中間三薦春闈，一取謄錄，一挑教職，三四句之驗。

雲{&-OIOI;甚}座師為萬和園侍郎，名承風，姓名悉見於籤。尤奇。

嘉慶戊辰七月望日，蔣竹浦封翁詣關帝廟祈籤，首句「羨君兄弟好名聲。」末句「巍巍科甲兩同登。」是科鄉試，封翁仲子琴史名慶均與堂弟蕤汀名庭芝同榜。閱六年，甲戌會試，琴史又與堂兄建堂名元封同榜。甲戌殿試前，封翁詣呂祖廟祈籤，有「衣冠身惹御爐香」之句，琴史果館選。又琴史公車至都，在正陽門關帝廟求籤。有「彼此懷疑不相信」之句，果以提塘報條錯誤，家中遲報十日。又琴史祈籤，有「萱堂快樂未渠央」之句，時封翁母陳太恭人尚在堂，親見兩孫聯登館閣。

一時稱為盛事。

封翁宅在郡城西花橋巷之東，巷西有張氏旗桿，年久潰爛倒地。嘉慶癸酉秋大雨，積潦盈尺，旗桿順流浮抵蔣氏門首而止。明年，琴史入翰林。蓋已為之兆矣。

嶺西藍祥善繪事，年一百四十四歲，猶能畫大幅人物。嘉慶初，恩賜六品頂帶。王申年，錢唐梁侍講同書得其所畫壽星一幅，為之題識泐石。時梁亦年至九十矣。國琛人瑞，此之謂與！

吳縣城西北有桃花塢，方志稱為宋樞密章稟別業。唐解元寅築居於此，有夢墨亭。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兆允明、文待詔徵明。天啟時，楊端孝大濬改為準提庵。國初，宋中丞舉重加修葺，增建才子亭。百數十年來，行就隕廢。嘉慶六年，善化唐觀察仲冕和吳縣事，因拓庵東別室，移祀唐祝文三君像，顏其室曰：「桃花仙館。」且訪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門外橫塘王家村，封植而題識焉。並賦七律八首，一時和者如雲，不可勝記。記其原唱云：「綺羅弦管總成塵，一種才華閱世新。縱酒地為澆酒地，看花人是種花人。可憐謝客無遺宅，何必逋仙有後身。燕麥兔葵芟別盡，絳桃依舊占芳春。第一風流自愛名，佯狂獨得聖之清。奏書不逐嚴夫子，搥鼓真同禰正平。半偈悟憚空電逝，小樓讀書尚花明。饒他文灑求餘韻，三百年來識此生。吾宗衢後數尤奇，牢落悲深曠代知。司馬青衫同灑淚，尚書紅杏舊題詞（謂宋商邱中丞）。銜碑土近要離塚，拾翠人歸短簿祠。

千古英豪齊下馬，況傳華胄備官司。荒煙蔓草剩寒燈，仙館重開問寺僧。五十步分樵彩路，三千界埽辟支乘。乞花好句留楹帖（近得居士真跡一聯，刻之祠楹）。夢墨遺編付剡藤。

表墓式閭吾豈敢，名流好事寫韓陵。白玉樓成隔兩塵，水村山郭幾番新。未知若個眠雲處，想見當年荷鍤人。蘭若舊藏題後碣，菰蘆雅稱夢中身。橫塘十里秋聲館，合與芳園一例春。荒邱冥漠不書名，訪到山橋澗水清。指點青磷孤月出，侵尋黃壤亂雲平。一抔馬鬣新封大，三尺雞碑小記明。過客莫歌蒿里曲，早歸兜率悟無生。菱芡重重鼎俎奇，橫阡設祭暮雅知。唐風剩有毛萸傳，楚些曾無宋玉詞（崇禎甲申，毛子晉嘗封表之，置墓田丙舍，紀以碑。今蕩然無存，借商邱中丞未曾議及）。地以滄桑沈斷礎，人於伏臘走叢祠。秋來雁稅從新占，憑仗村翁社媼司。文人慧業照元燈，（墓前碑仍題明唐解元）。煙穗前生記老僧。花塢吟樽延客賞，石湖釣艇沛吾乘。城關更注十年漆，鬆茂長拳百尺藤。疑塚卻嗤銅雀伎，空教賈履望西陵。

新進士釋褐後謁國子師，大司成例得坐受，無少遜，且當新貴展拜時，戒不得動。若頭動，則於一甲第一名不利。左右手動，則於一甲二三名不利。俗說如此，然輒有奇驗。嘉慶辛未，天門蔣丹林祥輝為祭酒，一甲一名蔣修撰立鏞即祭酒子也，父子行此大典，莫不羨其遭際。有朝士贈詩云：「回憶趨庭學禮時，國恩家慶喜難支。阿翁不敢掀髯笑，怪底郎君拜起遲。」

詩近諧，亦佳話也。

蘇州府城東史家巷蔣氏有二第，門首俱豎旗桿。一為庸德堂，乾隆癸巳夏，雷震旗桿木。明年甲午，肯庵明府基順天中式，乙未聯捷會魁。一為亦政堂，嘉慶丁巳除夕，鄰家祀神，爆竹火蒸旗桿上，光燭通衢。明年戊午，雲{&-OIOI;甚}主事泰階中鄉魁，己巳恩科成進士。識者以為雷震、火災，皆文光騰上之徵也。

蘇州府城閭門外南濠之黃家巷，古名雁宥裡，相傳都少卿讀書燈，即其地也。明時尚係近城曠地，煙戶甚稀。至國朝生齒日繁，人物殷富，閭閻且千，鱗次櫛比矣。巷內何姓，素稱積善，數十年來耆瑞屢徵，天之所以待之者亦厚也。乾隆壬午，何厚齋名麟之妻周氏，年八十八，以五世同堂，有司上其事於朝，得旌如制。乾隆壬寅，厚齋之子何墨耕永鉅，年八十二，又以五世同堂得旌典。至嘉慶丙寅，墨耕之子何勉耘漣，年八十四，又以五世同堂請旌。邀恩賜「八葉衍祥」匾額，閭里榮之。祖孫相繼三次以五世同堂得旌，世所罕有。

淮安太守趙公名璠，因公赴徐州。途次見推小車者，將客人行李拋擲路旁，怒形於色，不願推送，客錯愕無所措。趙停車問之，車夫乃言曰：「小人自徐州受僱，推送此客，行三日矣，尚不知其姓。今日偶問及，知伊姓秦。小人姓岳，安能為仇家作僕御耶？」趙大笑，因諭之曰：「秦岳之仇，乃六百年前事爾。何憾於客耶？」車夫乃悟。趙與之錢二千文，命仍送客往。此與皮匠殺秦檜事相類，真赤子之心也。

乾隆甲辰歲，潘樹庭世榮與其弟芝軒世恩同游於庠。有梅溪居士者，為作《棣萼聯芳圖》以賀之。三十年來，芝軒官至尚書，樹庭以中書引疾歸里。嘉慶丁丑，樹庭兩子曾彥、曾鎔亦同游泮宮。居士又作《紫薇雙照圖》為贈，係以詩云：「棣萼才名本出群，一枝先發上蒼雯。惟君獨享山林福，不作人間出岫雲。三十年前事偶同，秀才原是舊家風。春來第一開心事，又見雙雙入泮宮。」可添入《玉堂佳話》。

元和俞冠三濂於乾隆戊寅年入學時，有白鶴翔於庭，咸以為瑞。至嘉慶丁丑，冠三年已八十，矍鑠異常，又見白鶴來翔。